



春渚紀聞目錄

第一卷

雜記

木果異事

定陵兆應

兩刘娘子報應

烏程三魁

張無盡前身

韓青老農何

遠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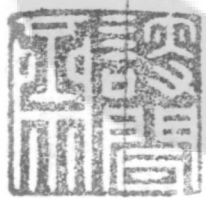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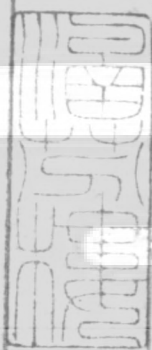
祐陵符兆

夢宰相過嶺四人

乱道侍郎

丑年世科第

坡谷前身



李偕省試應夢

馬魁二夢證應

貢父馬譚

種柑二事

元參政香飯

揚文公鶴誕

了齋排蔡氏

姚麟奏對

李右轄抑神致兩二異

生鬼神

卷第二

雜記

天繪亭記

赤天魔王

二富室踈財

后王詞瀆慢

吳覲成二夢首尾

風和尚答陳了齋

畢漸趙諗

霍端友明年狀元

沈晦夢騎鵬搏風

預傳汪洋大魁

黃涇槃識語

夢中前定

銀槃貯首夢

金剛經二驗

金甲撞鍾夢

龍神需舍利經文

正透翔龍屏

瓦缶冰花

龍蛻放光

刘仲甫国手碁

祝不疑弈勝刘仲甫

張鬼灵相墓術

謝石拆字

雍丘驅蝗詩

中雷神

卷第三

雜記

華崖劍術

揚醇叟道術

王樂仙得道

啗蛇出乳身輕

翊聖敬刘海蟾

噓氣燒腸

仙丹功效

居四郎丹

孫道人尸解

綦華遇三皇闕宮

仙桃變人首

聖和尚前知

張道人異事

雀鯁蛇蟹之異

牛王宮饅餡

殞柩者役於伽藍

魚菜齋僧

挽經牛

蝮蟬黑黮見夢

懸豕首作人語

卷第四

雜記

宗威愍政事

膠繭取虎

銅章異事

死馬醫

鹽龍

宿生育報

馬武復得妻

僧淨元救海罌

受杖准地獄

古道者披肩撚臂

花木神井泉盃

磨刀勸婦

紫姑大字書

夢繪

譚魚

龔正言持鉢隨堂

繪象答語

花月之神

施如婆

孫家呂媪

卷第五

雜記

章有篆字

唐子西論史

玉川昌黎月缺詩

明皇無心治天下

古書托名

昼字行碁

瓶酒借書

定武蘭亭叙別

鄒張鄧謝後身

李朱昼得坡仙賞識

精藝同一理

陳涂共為冥吏

天尊賜銀

撞鍾昼像作追薦

張山人詭

酒詭

水中有字

隴州鸚歌

野駝飲水形

卷第六

東坡事實

文章快意

后山往杏園

坡仙之終

鄒陽十三世

紫府押衙

裕陵曉賢士

墨水竹石

裕陵惜人才

著述詳考故實

書明光詞

論古文俚語二說

題領巾裙帶二絕

營妓北海棠絕句

太白胷次

賦詩聯詠四姬

樂語昼隸三絕

秦蘇相遇自述輓誌

牛酒帖

饋藥染翰

寫昼白團扇

寺認法屬黑子如星

覲書用意

筆下變化

馬蹶谷問

蘇刘玄詭

回江之利

翰墨之富

龍圖稱屈賦

質換真書

卷第七

詩詞事略

牧之詩誤

冬瓜堰詩誤

作文不憚屢改

司馬才仲遇蘇小

刘景文夢代晋文公

趙德麟跋太白帖

暨氏女野花詩

王子直誤疵坡詩

邈苑字異

穿雲裂石声

月食詩指董秦乃二人

徐氏父子俊偉

関氏伯仲詩深妙

雞人唱曉夢聯詩

夢讀異詩

熙陵獎拔郭贄

顔幾聖索酒友詩

朱元章遭遇

何張遺句南金錄

李媛步伍亭詩

漁父詩卷范希文

王林梅詩相類

蘇黃秦書各有僻

罵胥詩對

陸規七歲題詩

辨月中影

兔有雄雌

詩句七十二取義

花色与香異

後山評詩人

卷第八

雜書琴事 墨說附

辨廣陵散

六琴說

古琴品飾

古声遺製

叔夜有道之士

明皇好惡

蔡絛琴賦

擊琴

有道之器

聞弦賞音

琴趣

焦尾

雷琴四田八日

煙香自有龍麝氣

陳贍傳異人膠法

潘谷墨仙揣囊知墨

漆煙對膠

洙泗之珍

二李膠法

都下墨工

買煙印號

軟劑出光墨

紫霄峰墨

南海松煤

蘇浩然斷金碎玉

寄寂堂墨如犀壁

精煙義墨

唐高宗鎮庫墨

十三家墨

墨工製多名踏龍襲

雜取樺煙

油松煙相半則經久

墨磨人

桐華烟如点漆

廷珪四和墨

唐水部李愔製墨

卷第九

記硯

端溪龍香硯

歙山斗星研

龍尾溪月硯

玉蟾蜍硯

端溪紫蟾蜍硯

丁晉公石子硯

金龍硯

呂老煨硯

澄泥硯

銅雀臺瓦

南皮二臺遺瓦硯

端石蓮葉硯

鳳字晉硯

烏銅提硯

古斗樣鉄護硯

吳興許探五硯

趙水曹書屋八硯

趙安定提硯製

龍尾溪硯不畏塵垢

鄭魁銘硯詩

李端叔銘僧硯

躍魚見木石中

銅蟾自滴

雷斧硯銘

卷第十

記丹藥

序丹灶

鳳翔僧煨硃鎔金

居四即伏硃煨丹砂

瓢內出乘成宝

丹陽化銅

煨消愈疾制永

点銅成庚

草制永鉄皆成庚

糝製

市藥即乾永

藥丸成金

变鉄器為金

春渚紀聞目錄終

臨安府大廟前尹家書籍舖刊行

春渚紀聞卷第一

韓青老農每歲撰

雜記

木果異事



元豐間禁中有果名鴨脚子者四大樹皆合抱
其三在翠芳庭之北歲收實至數斛而托地陰
翳無可臨玩之所其一在太清樓之東得地顯
曠可以就賞而未嘗著一笑 裕陵嘗指而加
歎以謂事有不能適人意者如此戒圃者善視

之而已明年一木遂花而得實數斛 祿陵大
悅命宴太清以賞之仍令頒侍從又朝廷問罪
西夏五路奉兵秦鳳路圖上師行營懋形便之
次至門嶺有秦時栢一株雖質榦不枯而枝葉
略無存者既標圖間 祿陵披圖顧問左右偶
以御筆点其枝而歎其閱歲之久也後即奏
秦朝栢忽復一枝再榮殿中有記當時奏圖歎
賞之語私相傳異以謂天人筆澤所加因枯起
死便同雨露之施昔唐皇明曉起苑中時春候
已深而林花未放顧視左右曰是須我一判斷
耳亟命取羯鼓之曲未終而苑杏盡開即弃杖
而詫曰是豈不以我為天公耶由是覲之凡為
人君者其一言動固自与造化密契雖於草木
之微偶加眷矚而榮謝從之若響應声况於陞
黜賢否意所与奪生殺貴賤閭閻哉

祿陵符兆

哲宗皇帝即位既久而皇嗣未立密遣中貴往
秦州天慶觀問徐神公：但書吉人二字授之

既还奏呈左右皆無知其說者又元符已未殿
庭朝會及常起居看班舍人必秉笏延視班列
俱有不尽恭者連声云端笏立繼而 哲宗升
遐 徽宗即位自端邸入承天統而吉人二字
合成潛藩之名無小差

定陵兆應

信州白雲山人徐仁旺嘗表奏与丁晋公議迁
定陵事仁旺欲用牛頭山前地晋公定用山後
地爭之不可仁旺乞禁繫大理以俟三歲之驗
卒不能回仁旺表有言山後之害云坤水長流
災在丙午年內丁夙直射當丁未年終莫不州
州火起郡盜具聞之者初未以為然至後
金人犯闕果在丙午而丁未以後諸郡焚如之
禍相仍不絕幅圓之內半為盜區其言無不驗者

夢宰相過嶺四人

蔡丞相持正為府界提舉日有人夢至一官居
堂宇高邃上有具袞冕而坐者四人傍有指謂
之曰此宋朝宰相次第所坐也及仰視之末乃

持正也既寤了不解至公有新州之命始寤過
嶺宰相盧寇丁至公為四也

其姪子云

兩刘娘子報應

入內都知宣慶使陳永錫言 上皇朝內人有
兩刘娘子其一年近五旬志性素謹自入中年
即飯素誦經日有程課官中呼為看經刘娘子
其一乃 上皇藩邸人敏於給侍每 上食則
就案析治脯脩多如 上意宮中呼為尚食刘
娘子樂禍而喜暴人之私一日有小宮嬪微忤
上旨潛求救於尚食既諾之而返從之下石小
嬪知之乃多取紙筆焚之云我且上訴於天帝
也即自縊而死不踰月兩刘娘子同日而亡時
五月三日也至輿尸出閤門棺斂初卒尚食之
衾而其首已斷旋轉於地視之則群蛆叢擁而
穢氣不可近殆啓看經之衾則香馥馥衣人而
面色如生於是外人知者皆稽首云善惡之
報昭示如此不可不為之戒也

乱道侍郎

元符間宗室有以妾為妻者因罷開府儀同三司及大宗正職事蔡元長行祠曰既上夫宗之印復捐開府之儀章申公謂曾子宣曰此語与手持金骨之朶身坐銀交之椅何異曾復頌申公曰頃時記得有行侍御史詞是云爰近侍御之史不記得是誰申公頌許冲元曰此是侍郎向日乱道曾時為樞密許為黃門也

烏程三魁

余拂君厚霽川人也其居在漢銅官廟後溪山環合有相宅者言此地當出大魁君厚之父朝奉君云与其善之於一家不若推之於一郡即迂其居於後其前地為烏程縣李不二三年君厚為南宮魁而莫俦賈安宅繼魁天下則相宅之言為不妄然君厚之家不十年而朝奉君歿君厚兄弟亦繼殂謝今無主祀者則上天報施之理又未易知也

丑年世科第

先友提孝張公大亨字嘉甫霽川人先墓在并

山之麓相墓者云公家遇丑年有赴奉者必登高第初未之信熙寧癸丑嘉甫之父通直公著登第元豐乙丑嘉甫登乙科大觀己丑嘉甫之兄大成中甲科重和辛丑嘉甫之弟大受復中乙科此亦人事地理相符之異也

張無忌前身

張無盡丞相為河東大漕日於上黨訪得李長者故塚為加修治且發土以驗之闕地數尺得一大盤石、面平瑩如它銘款獨鐫天竟二字故人傳無忌為長者後身

坡谷前身

世傳山谷道人前身為女子所說不一近見陳安國省幹云山谷自有刻石記此事於涪陵江石間石至春夏為江水所浸故世未有模傳者刻石其畧言山谷初與東坡先生同見清老者清語坡前身為五祖戒和尚而謂山谷云李士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詳語後日李士至涪陵當自有告者山谷意謂涪陵非迂貴不至聞之亦

似憤：既生黨人再迂涪陵未幾夢一女子
語之云某生誦法華經而志願復身為男子得
大智惠為一時名人今李士某前身也李士近
年來所患腋氣者緣某所葬棺朽為蟻穴居於
兩腋之下故有此苦今此居後山有某墓李士
能啓之除去蟻聚則腋氣可除也既竟果訪得
之已無主矣因如其言且為再易棺修掩既畢
而腋氣不藥而除

李偕省試夢應

李偕晉祖陳瑩中之甥也嘗言其初被薦赴試
南宮試罷夢訪其同舍陳元仲既相揖而陳手
執一黃背書若書律所布時文者顧視不輟畧
不与客言晉祖心怒其不見待即前奪其書曰
我意相念故來訪子，豈不能輟書相語也元
仲置書似畧轉首已而復視書如初晉祖復前
奪其書而語曰子竟不我談我去矣元仲徐授
其書於晉祖曰子無怒我乎視此乃今歲南省
魁選之文也晉視之即其程文三場皆在而前

書云別試所第一人李偕方欲更視其後夢竟聞扣戶之聲報者至焉後刊新進士程文其後帙白夢中所見無纖毫異者

馬魁二夢證應

馬魁巨濟之父既入中年未得子母為置妾媵偶獲一處子質色亦稍殊麗父忻然納之俱每對父理髮即避匿如有沮喪之容父密詢其故乃垂泣曰某父守官某所既解官不幸物故不獲歸葬鄉里母乃見鬻得直將畢塋事今父死未經卒哭尚約髮以白繒而以絳綵象之惧君之見耳無它故也消父惻然乃訪其母以女婦之且為具舟載及資裝遣之是夕消母夢羽人告之云天錫爾子慶流消後生巨濟即以消名之消既赴御試畢夢人告之曰子欲及第須作十三魁消歷數其在太李及預薦送止作十二魁心甚憂之殆至賜第則魁冠天下果十三數也

貢父馬謹

劉貢父初入館乃乘一課馬而出或謂之曰此豈公所乘也亦不慮趨朝之際有從群者或致奔蹏之患也貢父曰諾吾將處之也或曰公將何以處之曰吾令市青布作小擔繫之馬後耳或曰此更詭異也貢父曰柰何我初幸館閣之除不謂俸入不給桂玉之用因就庶直取此馬以代步不意諸君子督過之深姑為此以揜言者之口耳有何不可

種柑二事

東坡先生惠州白鶴峯上梁文云自笑先生今白髮道傍親種兩株柑時先生六十三歲也意謂不十年不著子恐不能待也章申公父銀青光公俞年七十集賓親為慶會有鉤柑者味甘而實極瑰大既食之即令錄核種之後圍坐人竊笑蓋七八也後公食柑十年而終

元參政香飯

陳秀公丞相與元參厚之同日得疾陳忽寄聲問元安否曰參政之疾年當即痊矣某雖愈亦非

久世者續請其說秀公曰某病中夢至一所
金碧煥目室間羅列甕器甚多上皆以青帛蒙
之且題曰元參政香飯也某問其故有守者謂
某曰元公自少至老每食度不能尽則分減別
器未嘗殘一食也此甕所貯皆其余也世人每
食不尽則狼籍委弃皆為掠剩所罰至於減筭
奪祿無有免者今元公由此當更延十年福筭
也後數月而秀公薨元果安享耆壽其孫中大
公紹直云

楊文公鶴誕

楊文公之生也其胞蔭始脫則見兩鶴翅交掩
塊物而蠕動其母急令密弃諸溪流始出戶而
祖母迎見亟啓視之則兩翅歛開中有玉嬰轉
仄而啼奉家驚異非常器也余宣和間於其五
世孫德裕家見其八九歲時病起謝郡官一啓
屬對用事如老書生而筆蹟則童稚也

了齋排蔡氏

陳瑩中為橫海軍通守先君与之為代嘗與言

蔡元長兄弟了翁言蔡君若秉鈞軸必亂天下
後為都司力排蔡氏之黨一日朝會與蔡觀同
語云公大阮真福人觀問何以知之了翁曰適
見於殿庭目視太陽久之而不瞬觀以語京京
謂觀曰汝為我語堂中既能知我何不容之甚
也觀致京語於陳了翁徐應之曰射人當射馬
擒賊當擒王觀默然後竟有邠州之命

姚麟奏對

姚麟為殿帥王荆公當軸一日折簡召麟，不
即往荆公因奏事白之裕陵，：詢之麟對曰
臣職掌禁旅宰相非時以片紙召臣，不知其
意故不敢擅往裕陵是之又有語麟取下過嚴
者裕陵亦因事勵之麟伏恐而對曰誠如聖訓
然臣自行列象陛下拔擢使掌衛兵於殿廷之
間此豈臣當以私恩結下為身計耶裕陵是之

李右轄抑神致雨二異

李右轄公素初為吉州永豐尉夜夢二神赴庭
一神秉牒見訴云某縣境地神也被隣邑地神

妄生威福侵境以動吾民民因為大建福宇日
饜牲牢之奉某之祠香火不屬也以公異日當
宰衡天下故敢求決於公公素為折隣神越疆
之罪二神拜伏而出既竟聞報新祠火起神座
一爨而尽又大觀間公自工部郎中出典泗州
是歲淮甸久不雨至於苗穀焦垂即幕請以常
例啓建道場禱于僧伽之塔公曰唯容作施行
郡民憫雨之心晨夕為遲而至旬日畧無措置
事件殆至父老扣馬而請及然讜之言盈于道
路徃來親舊与寮屬委問委曲言者再三公但
笑答曰某忝領郡寄凶旱在某之不德無日不
念也且容更卜處之一日晨起視事畢呼郡吏
只今告報塔下具佛盤塔建請雨道場仍報即
官俱詣行香且各令從人具雨衣從行一郡腹
誹以為狂率既至塔下焚香致敬訖復令具素
飯留郡官就食待雨而歸飯罷烈日如焚公再
率郡寮詣僧伽前注香默禱者久之休子僧寺
須臾雷起南山甘澤傾注率郡懽呼集香花迎

擁公車還郡而散一雨三日千里之外蒙被其澤時郡倅魯紱帥郡官賀雨之次密以前日公漫不省衆請而一出便致霽澤如宿約者何謂也公徐語之日某自兩月前意念天久不雨必為秋田之害即於治事所後齋居飯素取僧伽像嚴潔致恭晨夕供禱非不尺誠前夕忽夢僧伽見過具言上帝以此方之民罰罪至重勅龍鎮水老僧晨夕享公誠禱特於帝前以公罪已憂歲之心陳于帝今已得請未日幸下訪當

春緒紀聞卷第二

韓青老農何 遠 撰

雜記

天繪亭記

昭州山水佳絕郡圃有亭名天繪建炎中呂丕為守以天繪近金國年号思有以易之時徐師川避地於昭吕乞名於徐久而未獲復乞於范滋乃以清輝易之一日徐策杖过亭仰視新榜復亭得記於積壤中亟使滌石視之乃丘瀟寺

丞所作也其略云余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某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可為一笑考范易名之日無毫髮差也

赤天魔王

蔣穎叔為發運使至秦州謁徐神公坐定了無言說將起忽自言曰天上也不靜人世更不定疊蔣因扣之日天上已遺五百魔王來世間作官不定疊不定疊蔣復扣其身之休咎徐謂之日只發運亦是一赤天魔王也

二富室踈財

宣和間朝廷收復燕雲即科郡縣數率等第出錢增免夫錢海州懷仁縣揚六秀才妻劉氏夫死獨与一子俱而家素饒於財聞官司督率嚴促而貧下戶艱於輸納即請於縣乞以家財十萬緡以免下戶之輸縣令欣然從之調夫輦運數日尽空其庫藏者七間因之掃治設佛供三昼夜既畢明旦視之則屋間之錢已復堆堦盈滿數之正十萬緡而皆用紅麻為貫每五緡作

一瓣瓣首必有一小木得上書麻青二字覓者
驚異莫知其然或有釋之者曰如聞青州麻負
外家至富號麻十萬家豈非神運其錢至此耶
劉氏因密令人往青州蹤跡之果有州民麻氏
其富三世自其祖已錢十萬鎮庫而未嘗用也
一夕失之未知所從劉氏即專人致殷勤於麻
氏請具舟車復歸此錢麻驚嗟久之而遣介委
曲附謝云吾家福退錢歸有德出於天授今復
往取違天理而非人情不敢祇領也劉氏知其
不可曰我既誠輸此錢以助國用豈當更有之
即散施貧民及助修佛道覓字一錢不留于家
家益富云昔唐明皇顧視一龍橫亘南山而首
尾皆具詢之左右侍臣或有見有否者所見者
俱止見龍之一体未見全龍也帝曰朕聞至富
可以敵貴令召王元宝視之奏稱所見与帝一
同然則所謂富家大室者所積之厚其勢可以
比封君而錢足以使鬼神則於剥取之道唯恐
無間若二家之視十萬緡之積於天授人与

之際其處之如此蓋有可嘉者

后土詞瀆慢

金陵邵衍字仲昌篤實好孝終老不倦年八十
二以大觀四年五月十五日無疾而終臨終時
一日顧謂其甥黃子文曰老子明日与甥逝矣
疇昔之夜夢黃衣人召至一官居侍衛嚴肅據
案而坐者冠服類王者謂余曰世傳后土詞瀆
慢太甚汝亦歲本何也即令黃衣人復引余過
數城闕止一殿在余傍觀視殿上簾金碧奪目但
不聞人語声須臾簾間忽有呼邵衍者曰帝命
汝為圓貞相俾汝禁絕世所傳后土詞當何以
處之余對以傳者應死呼者曰可也乃即日蒞
職余拜命出門足蹶而竟所夢極明子亦歆吾
家与甥知此詞之不可復傳誌之誌之子文未
之深信翌日凌晨往視之衍謂文子曰甥更聽
吾一頌即卒声高唱曰雖然萬事了絕用足逢
人更說今朝拂袖便行要趣一輪明月言訖而
終子文余姪壻也余亦素与仲昌游云

吳觀成二夢首尾

儒林郎吳說字觀成始為青陽縣丞江西賊劉
花三挾黨暴掠所在震驚吳時被擄捕賊夢
有輿始出而回視其後皆無首矢心甚惡之意
謂賊必入境已而獲於它郡觀成即解官而歸
至臨安會富陽宰李文淵以憂去郡以吳攝邑
事月餘清溪賊方臘引衆出穴官軍不能拒吳
有去官意而素奉北方真武香火即誠禱乞夢
以決去留至曉夢一黃衣人云上司有牒吳取
視之則空紙耳逮覆視之紙背有題云富陽知
縣第一將既斃思之曰吾禱神去留而以第一
將為言豈不當去此更合統兵前鋒拒賊否已
而縣民逃避者十七八吳引獄囚踈決始訊問
次賊已奄至急匿小舟泛江得免其從者半為
賊殺則前在青陽時夢視後無首者驗也後官
軍既平賊而郡縣避賊官吏俱從安撫司尅復
之功盡獲還任吳適丁母憂不能從也既行賞
黜而有司莫能定罪即具奏裁有旨縣官臨賊

擅去官守例同將官擅去營陳法除名編置鄰
郡同例者六人富陽係第一人始悟第一將之
告云

風和尚卷陳了齋

金陵有僧嗜酒狎狂時言人禍福人謂之風和
尚陳瑩中未第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即應之
曰無時可得瑩中復問之曰我決不可得也耶又
應如初明年時彥御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二方
悟其言無時可得之說

畢漸趙諗

畢漸為狀元趙諗第二初唱第而都人急於傳
報以蠟板刻印漸字所摸点水不看墨傳者厲
声呼云狀元畢漸第二人趙諗識者皆云不祥
而後諗以謀逆被誅則是畢漸趙諗也

霍端友明年狀元

毗陵李端行与鄉人霍端友同在太李時霍四
十餘矣一日倦卧忽起坐微笑端行訊之霍云
我適睡聞窓外有人云霍端友子明年作狀頭

故自笑也端行素輕之因謂之曰尔遲暮至此
得一第幸甚若果為大魁則何天下乏才之如
此也既而二人俱中禮部選御試唱第之次端
行志銳意望魁甲即前立以俟鴻臚傳忽聞唱
霍端友而色若死灰矣

沈晦夢騎鵬搏風

沈晦赴省至天長道中夢身騎大鵬搏風而上
因作大鵬賦以記其事已而果魁天下

預傳汪洋大魁

汪洋未唱第十日前余於廣坐中見中貴石企
及甫云外聞皆傳汪洋作狀元何也至考卷進
御洋在第二魁乃黃中以有官人奏取旨聖語
云科第本以待布衣之士即以洋為魁

黃湜槃識語

黃公度吳化人既為大魁郡人同登第者幾三
十人余一日於江路茶肆小憩繼一士人坐側因
揖之且詢其鄉里云吳化落第人也余因謂
之曰仙里既今歲出大魁且登科之數復甲天

下是可慶也其人嘆息曰昔黃湜槃有識語云折了屋換了椽朝京門外出狀元初授徐鐸振夫魁時改建此門近軍為變城門焚毀太守復新四門而此門尤增崇麗黃居門外區市中而左右六人過同雖一時盛事亦皆前定非人力所能較也

夢中前定

江淮發運使盧秉元祐初解官赴闕至泗州夜夢肩輿詣郡守而回過漕司有頂帽執搨而督視工役丹飾門墻者問之云脩此以俟新官也盧曰新官為誰搨者厲声而對曰盧秉、意甚怒其以名呼既寤以語其室亦云我亦夢君得此官即入新宇而二小女在輿前嘗聞入新舍恐有所犯小兒不可令前同呼令後即夢覺繼曉未及盥濯而即將以遞角至即除盧領大漕事急遽交駭而趨漕衙所監視執搨者与其室呼女之事皆與夢無差也

銀盤貯首夢

餘抗裴豹隱嘗為余言建炎己酉秋詔檄自建
康至臨安昌化縣與縣宰魯士元坐教場按閱
土兵士元云曠昔之夜夢身乘大舟滿舟皆人
首也內有銀盤貯數首者同舟人云係今次第
一網也士元熟視銀盤中首內一首乃鄉人錢
塘令朱子美之首也士元因戲謂豹隱曰如聞
北寇將欲南犯若豕突南渡則子美將不免矣
十一月士元暴卒旅襯歸安吉未及葬十二月
九日虜寇東至賊發士元之柩掠取衣衾暴尸
于外明年二月始聞子美初報賊至棄縣先遁
村落為鄉兵所殺則銀盤之貯不可逃士元同
舟雖不為兵死亦是一會中同舟之人而銀盤
所貯又不知有何甄別也

金剛經二驗

湖州安吉縣沈二公者金寇未至夢一僧告之
曰汝前身所殺冤報至矣汝家皆可遠避汝獨
守舍見有一人長大以刀破門而入者汝無惧
即語之曰汝是燕山府李立否但延頸授刃俟

其不殺則前寃解矣不數白金人奄至其家先
与隣人竄伏遠山二公者雖欲往不可得也因
坐其家視賊之過明日果有一少年破_門而入
見公怒目以視沈安坐不動仰視之曰汝非燕
山府李立耶其人收刃視之曰我未殺汝汝安
知我姓名鄉里如是之詳也沈告以夢李方歎
息未已顧案間有佛經一帙問沈曰此何經也
沈曰是我昔日誦金剛經也李曰汝誦此經何
時也曰二十年矣李即解衣取一竹筒中出細書
金剛經一卷指之曰我亦誦此經五年矣然我
以前寃報汝後復殺我寃報傳深何時相解
今我不殺汝與結為義兄弟汝但安坐無怖我留
留為汝護至三日賊盡過取資糧金帛與之而去
又方臘據有錢塘時羣賊散捕官慘吏慘酷害之
有任都稅阮者其家居祥符寺之北趨府十里每
曉起赴衙集即道中暗誦金剛經率得五卷二十
年不廢賊七佛子者執之令衆賊射於郡圍任知
不免但默誦經不輟而前後發矢數百無一中其

體者賊驚問之疑有他術語以誦經之力賊皆合
爪嘆息釋之且戒餘賊勿得復犯其居也至今猶
在年八十餘矣

金甲撞鐘芟

建安徐國華宣和間將入太學芟高樓中懸大金
鐘有金甲人立鐘傍視國華擊鐘而言曰二十七
甲復一擊云係弟弟第七科國華悟而心私喜之曰
吾此行取科一第必矣官不過郎列亦何所憾也
因計于書帙之末獨不曉其二十七甲與係弟弟七
科之語既而丙午年金寇犯關太學生病脚氣而
死者太半徐以病終鄉人董縱舉為棺殮葬于東
城墓園至即垣中已無葬穴後至者俱葬垣外董
因記其葬所冀後日舉歸里中數其行列則第二
十七行中第穴也歸言其父且出其手書神告與
契所畧無少差者

龍神需舍利經文

涵山令李充伯源余妻之內兄也宣和間待其季
父仲將為廣東憲解扶由江道還楚舟過小孤風

勢雖便而棹櫓不進

禱龍

以祈安濟當致牢醴之謝乞校不獲旁有言者曰
曰龍知還自番愚或有犀珠之要顧視行李實無
所携獨有番琉璃貯佛舍利百餘供事弁世矣因
以啓龍一擲而許伯源乃跪般般以瓶下投而水
面忽大開裂顧見其間神鬼百怪寶幢羽蓋鳴螺
擊鼓鉦執金爐迎導者甚衆而不霑濕一人拱手
上承舍利既下水即隨合舟抱輕颺轉首之首之
間已行百里矣又閣門宣事陳安上言元豐初安
燾厚鄉陳睦和叔二學士奉使三韓濟海神舟安
貯佛經及所過收聚敗經余軸以備投放洋之二
日風勢甚惡海濤忽大汹涌前後舟相失後相失
後舟載者俱見海神百怪攀般而上以經軸為求
先舉軸付之繼來者衆度不能終即折經隨紙付
之又度不給則剪經行與之至剪經字而得一字
之投者莫不頂戴忻悅而去字又隨盡獨餘一鬼
懇求甚切云都網某所頂之帽願以勻我也舟人
詰其由云此人嘗赴傳經之集是帽戴經久矣此

有大功德也亟取付之稱謝而去指顧之間風濤
恬息即安行晚與前舟相及往還皆獲安濟焉

龍蛻放光

橫海清池縣尉張澤居于鄆州東城夜自莊舍還
而目色昏暗殆不分道行遇道傍木枝燦然有光
因折以燭路至家揮壁間醉不醒復省也晨起怪而
取視則枝間一龍蛻才大如新蟬之殼頭角爪
尾皆具中空而堅扣之有聲如玉石且光瑩
奪目遇暗則光燭于室遂寶之於家傳玩好事
沈中老云紹聖間從其兄為青州幙官因修庭
前蒲桃架亦得一蛻形體皆如張者獨無光彩
耳神龍變化故無巨細但不知有光無光又何
謂也

瓦缶冰花

宣義郎萬延之錢唐南新人劉輝榜中乙科釋
褐性素剛不能屈曲州縣中年拂衣而歸徒居
餘杭行視茗甞陂澤可為田者即市之遇歲
連旱田園大成歲收租入數盈萬斛常語人

曰吾以萬錢為氏至此矣即營建大第為終焉
之計家蓄一瓦缶蓋初赴銓時遇都下銅禁嚴
甚因以十錢市之以伐沃盥之用時當凝寒注
湯頰面既覆缶出水而有余水留缶凝結成冰
視之桃花一枝也衆人觀異之以為偶然明日
用之則又成開頭牡丹一枝次日又成寒林滿
缶水村竹屋斷鴻翹鷺死如圖畫遠近景者自
後以白金為護十襲而歲遇凝寒時即預約
客張宴以賞之未嘗有一同者前後不能
盡記余與賞集數矣最詭異者上皇登
極而致仕官例迂一秩萬迂宣德郎誥下
之日適其始生之辰親客畢集是日復大
寒設缶當席既凝冰成象則一山石上坐
一老人龜鶴在仄如所畫壽星之像觀者
莫不嗟咨嘆異以為器出於陶華於凡火初
非五行精氣所鍾而變異若此竟莫有能
言其理者然萬民自得缶之後雖復資用饒
給其剥下益甚後有誘其子結婚副車王晉卿

家費用幾二萬緡而娶其孫女奏補三班借職廷
之死三班亦既入鬼錄餘資為王氏席卷而歸
二子日就淪替今至寄食於人衆始悟萬氏之
富如水花在玩非堅久之祥也後歸蔡京家云

正透翔龍犀

都下犀玉工董進項有一瘤癥其輦行止以
董吃捉呼之一日御乘郝隨呼至其第出數犀示
之內指一犀曰此犀大異餘常物也郝語之曰
汝先名其中物狀為何董曰不知此犀曾經衆工審
定否郝曰衆工皆具名狀供證已畢獨候汝以驗
以汝之精識也即畫出衆所供具凡三十餘狀董閱
畢內指一二所供云是正透牙魚者且言不易此人
目力至此以進觀之乃一翔龍所恨者左角短耳
郝未誠其言亦大異之即令具軍令狀云若果如
所供當為奏賞蓋御厩所藏先朝物有旨令解
為帶也勝成則尽如所言即以進御哲廟大
嘉賞之錫賜之外更以太醫助教補之

劉仲甫國手碁

碁待詔劉仲甫初自江西入都行次錢塘舍于逆旅主人陳餘慶言仲甫舍館既定即出市遊每至夜分方扣戶而歸初不知為何等人也一日晨起忽於邸前懸一幟云江南碁客劉仲甫奉饒天下碁先并出銀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償博負也須臾觀者如堵即傳諸好事翌日數土豪集善碁者會城北紫霄宮且出銀如其數推一碁品最高者與之對手始下至五十餘子衆視白勢似北更行百余碁對手者亦韜手自得責其誇言曰今局勢已判黑當贏籌矣仲甫曰未也更行二十余子仲甫忽尽歛局子觀者合噪曰是欲將抵負耶仲甫袖手徐謂觀者曰仲甫江南人少好此伎忽似有解因人推言致達國手年來數為人相迫欲薦補翰林祇應而心念錢塘一都會高人勝士精此者衆碁人謂之一關仲甫之藝若幸有一着之勝則可前進凡駐此旬日笑日就碁會觀諸名手對

弈及見品次矣故敢出此標示非狂僭也如某
曰某人某白本大勝而失應某着某曰某局黑
本有籌而悞於應劫却致敗局凡如此覆十余
局覩者皆已愕然心竒之矣即覆前局既無差
誤指謂衆曰此局以諸人視之黑勢羸籌固自
灼然以仲甫覩之則有一要着白復勝不下十
數路也然仲甫不敢遽下在席高品幸精思之
若見此着即仲甫當携孥累还鄉里不敢復名
碁也於是衆碁極竭心思務有致勝者久之不
得已而請仲甫尽着仲甫即於不當敵處下子
衆愈不解仲甫曰此着二十着後方用也即就
边角合局果下二十余着正遇此子局势大變及斂
子排局果勝十三路衆覩於是始伏其精至尽
以所對酒器与之延款十數日復厚斂以贖其
行至都試補翰林祇應擅名二十余年無与敵者
祝不疑弈勝刘仲甫

近世士大夫碁無出三衢祝不疑之右者紹聖
初不疑以計偕赴礼部試至都為里人拉至寺

庭視國手碁集仲甫在焉衆請不疑與仲甫就局祝請受子仲甫曰士大夫非高品不能復至此對手且當爭先不得已受先逮至終局而不疑敗三路不疑曰此可受子矣仲甫曰觀吾官之碁若初分布仲甫不能加也但未盡着耳若如前局雖五子可饒况先手乎不疑倪笑因與分先始下三十餘子仲甫拱手曰敢率請官人姓氏與鄉里衆以信州李子明長官為對仲甫曰仲甫賤藝備乏翰林雖不出國門而天下名碁無不知其名氏者數年來獨聞衢州祝不疑先輩名品高着人傳今秋被秋薦來試南省若審其人則仲甫今日適有客集不獲終局當俟朝夕親詣行館盡藝祇應也衆以實對仲甫再三嘆服曰名下無虛士也後雖數相訪竟不復以碁為言蓋知不敵恐貽國手之羞也

張鬼靈相墓術

張鬼靈三衢人其父使從里人李相墓術忽自有悟見因以鬼靈為名建中靖國初至錢塘請

者踵至錢塘尉黃正一為余言縣令周君者括
蒼人亦留心地理者具較延歎謂鬼靈曰凡相
墓或不身至而指示圖畫可言尅應否鬼靈曰
方位山勢不差合葬時年月亦可言其粗也因
指壁間一圖問之鬼靈熟視久之曰據此圖墓
前午上一潭水甚佳然其家子弟若有乘馬墜
此潭幾至不救者即是吉地而發祥自此始矣
今日有之鬼靈曰是年此墜馬人必被薦送次
年登第也令不覺起握手其曰吾不知青烏子

郭景純何如人也今子逮其倫比耳是年春祀
而某乘馬從之馬至潭仄忽大驚躍嘶勒不制
即与某幾墜淵底逮出氣息而已是秋發薦次
年叨忝者某是也蔡靖安世先墓在富春白昇
嶺其兄宏延鬼靈至墓下視之謂宏此墓當出
貴人然必待君家麥甕中飛出鶴鶉為可賀也
宏曰前日某家卧房米甕中忽有此異方有野
鳥入室之憂鬼靈曰此為克應也君家兄弟有
被魁薦者即是貴人也是秋安世果為國孝魁

送鬼灵常語人曰我亦患數促非久居世者但恨無人可授吾術矣後二歲果歿時年二十五矣

謝石拆字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折而言無不奇中者名開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點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之

耳中貴人愕然且謂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懼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為十月十日字非比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翌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与補承信郎綠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妊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是日座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閣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為語助者為哉乎也固

如是公內助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
以也字上為三十下為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
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為撓耳蓋也
字着水則為池有馬則為馳今池運則無水陸
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近
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
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
亦當蕩盡否以也字着土則為地字今又不見
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誠如所言也朝士即謂之
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懷妊過月方墮憂
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
有十字并兩傍二豎下一畫為十三也石熟視
朝士有曰有一事似涉竒怪因欲不言則吾官
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
也字着虫為蛇家今尊閣所姓殆蛇妖也然不
見蟲豔則不能為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為吾官
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因請至家
以藥投之果下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

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

雍丘驅蝗詩

米元章為雍丘令適旱蝗大起而鄰尉司英瘞後遂致滋蔓即責里正併力捕除或言尽緣雍丘驅逐過此尉亦輕脫即移文載里正之語致牒雍丘請各務打撲收埋本處地分勿以鄰國為壑者時元章方与客飯視牒大笑取筆大批其後付之云蝗虫元是空飛物天遠来為百姓灾本縣若还驅得去貴司却請打迴来傳者無不絕倒

中雷神

中雷之神實司一家之事而陰佑於人者晨夕香火之奉故不可不盡誠敬余少時过林棗趙倅家見其庄僕陳青者睡中多為陰府驅令收攝死者鬼識云每奉符至追者之門則中雷之神先收訊問不許擅入青乃出符示之審驗反覆得实而後顰蹙而入青於門外呼死者姓名則其鬼已神随青往矣其或有官品崇高之人

則自有陰官迎取青止隨從而已建安李明仲
秀才山居偶赴遠村會集醉歸侵夜僕從不隨
中道為山鬼推墮澗仄醉不能支因熟睡中其
神徑還其家見母妻於燭下共坐乃於母前聾
喏而母畧不之應又以肘撞其婦亦不之覺忽
見一白髯老人自中雷而出揖明仲而言曰主
人之身今為山鬼所害不亟往則貞死矣乃拉
明仲自家而出行十里許明仲之屍卧澗矣
老人極力自後推之直呼明仲姓名明仲忽若
睡醒起坐驚顧而月色明甚乃扶路而歸至家
已三鼓矣乃語母妻其故晨起率家人具酒醴
敬謝於神云又朝奉郎劉安行東州人每遇啜
茶必先酌中雷神而後飲一夕忽夢一老人告
之曰主人祿命告終陰符已下而少遲之幸速
處置後事明日午時不可踰也劉起拜老人且
詢其誰氏曰我主人中雷神也每承主人酌茶
之薦常思有以致効今故奉報也劉既悟點計
其家事且語家人神告之詳云生死去來理之

常也我自度平生無大過惡獨有一事吾家厨
婢採蘋者執性剛戾与其輩不足多我死必不
能死留我家出外則必大狼狽今當急與求一
親使之從良且有所歸則我瞑目矣因呼與白
金十星以為資遣語畢沐浴易服以俟時至過
午忽覺少倦就憇枕間復夢其神欣躍而告曰
主人今以嫁遣厨婢之事天帝佳之已許延一
紀之數矣已而睡起安然後至宣和間無病而卒
春渚紀聞卷第二

以隨車為報也某拜謝再三既覺知普照王非
欺我者遂決意帥諸公同詣塔下焚禱俟之無
他異也

生鬼神

余嘗與許師正同過平江夜宿村墅聞村人坎
鼓群集為神之會因往視之神号龍太保者
實旁村陸氏子固無恙也每有所召則其神往
謂之生鬼神既就享村人問疾雖數百里皆能
即至其家問語患人狀師正之室余氏婦雲川

省其母忽得疾師正憂之因禱神往視以驗之
神應禱而去須臾還曰我至汝婦家方潔齋
僧違法華者施戒諸神滿前皆令瓜以致肅
敬我不得入頃刻隣人婦來觀前炳二燭乃
是牛脂所為但聞血腥迎鼻而諸神驚唾而
散我始敢前病人能啜少粥自此安矣余與師
正始未深信及歸驗之皆如其言因相戒以脂
為燭云

春渚紀聞卷第二

